

世來的人道

王一榴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南斯拉夫 伊凡康卡作

葉萊的公道

王 一 榴 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1 — 1500 册

不 准 翻 印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引 言

一八七六年五月十日那天，在一座小小的卡列阿拉的鎮上，伊凡康卡 Ivan Canker 就在一個窮苦的裁縫家中出世了，那時這座市鎮還是奧國的一部份。康卡在斯拉夫利亞的盧貝勒亞娜地方畢業以後，就到維也納去學習一種專門科學，可是不久他却變成了某個文藝團體底一份子而致於輟學，把自己完全去從事寫作。他在維也納居留了十二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他寫過二十部書，大約也出版了一半的數目。一九〇九年他又回到斯拉夫利亞去，在盧

貝勒亞娜城的對面的一匹山邱上的一所小屋子裏居住及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纔在那兒逝世了。

康卡的確是南斯拉夫從未所未有的偉大作家。凡是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所否認的事物，他却一般地認為是真實的，有價值的；凡是世界上的人稱為是真實的和道德的，他却一概否認。他在人生的機械統系上繞着燦爛的光底旋軸展轉，對着能夠看出人生及其急轉的，混亂的動力，比較信以為然的“尊嚴的基督教徒”及其假定的概念，偏見和教養，絕對地更要紛亂，更要曖昧的人而啓示。他并不是個通俗的作家；他的小說缺乏偉大的英雄事迹，他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熱情的，非英雄的農田助手，學校教師，街頭浪人，兒童，苦力等：就是各種制度，條件，組織的犧牲者；也就是他自己的幻影。他自始至終都在督責這班愛國者，虛偽政客，信口雄黃者，和這“莊嚴地”在思索的“規矩人”；他們與自己的環境妥協了，連一個反抗的屁也不放，祇保持着自己的“主意”和“辯服”。在他的小說中，因為缺乏積極的，道德的元素，

他被人嚴重地批評過，對於這點他却具體地答復：

“爲什麼我要把自己的聲調加入說教師底呼號裏面去呢？爲什麼我不把我所見到的人生描寫出來，却情願照着我於某一瞬間偶然所想到的應有的人生那樣而表白呢？”

他的努力——他的一生——就是人生及其盲從勢力的對抗。在他的著作之中，我們隨處都找得出一種“福音”來。我們在“葉萊的公道”裏就看得到一種對於社會對於文明的警告；他所要求得的就是社會的公道，有了它則種族及其功績纔不會沒滅。葉萊這個熱情的，純真的尋求公道的巡行者，就是一幅絕對不知道轉移產業及人生之輪的動力和機械的那勞働階級大衆底一般化的寫生。他的最後的事業——豈不是階級革命及其結果的象徵嗎？“葉萊的公道”在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內，差不多譯成了歐洲各國的文字，據說也是中歐和南歐各地底決然的均田改造底一種原動力。

除了中篇和短篇小說以外，康卡還寫了許多論文(Essay)，幾部詩和五本戲劇。他的第一部書是一

本詩集（一八九九年），題名爲“Erotika”，却被那鐵面無私的盧貝勒亞娜的主教沒收了，而且公然地燒毀了。“葉萊的公道”是在一九〇七年寫的，就是在那個時候社會民主黨正要推選他爲奧國的國會會員，這部書却使他的被選舉的結果失敗了。

I

“不錯，一個人的死期遲早總要輪到的，”他說。“老實說我
就要挨到第二了。”

他們把老人錫泰安葬了，——求上帝容許他進天國罷；他並不是一個敗類——。禮拜堂的鐘聲停歇了敲撞，教區的牧師脫下了他的法衣，送殯的人們也到酒家去了。大家都穿着孝服，靠着一張長桌嚴肅地，沉思地坐下，淚痕猶在婦女們的臉兒上。

葉萊——錫泰的年老而蒼髮的僱工——自己坐在靠窗的長凳上，用自己的紅色手帕揩着額顱，又發出一聲太息。

“不錯，一個人的死期遲早總要輪到的，”他說。
“老實說我就要挨到第二了。”

“噲，葉萊，”年青的錫泰——死者的兒子——插

嘴說道，“您坐在那裏好像是個什麼人一樣。誰是承繼人——新的主人——您呢或是我呢？您講起話來倒好像您就是此地的最重要的人一樣！”

葉萊，對他望着，脾氣很好地淺笑起來了。“您常常喜歡講點小笑話，董訥，是不是呢？——我猜您隨時都會要——噢？看起來您並不情願格外地哀痛，那是使我滿意的。老話說得好：酒精是給男子的，眼淚是給婦人的。”

隨後他給自己斟了一杯酒；可是當他舉起杯來的時候，別的人都不起來合他。所以葉萊連酒都沒有嘗到，就把杯子攔下來，而且驚惶失措起來了；他對着那年少的主人看，又對着其餘的賓客看，却祇看見一些帶怒的，討厭的面孔。

“算什麼一回事呢？”他問道，忽然間他覺得有點冰冷的東西和沉重的力量壓在他的心頭上。他們的嘴唇和他們的眼睛都不能爲他解答。“難道您們這般人被什麼欺侮了嗎？未必我錯跑到一羣馬販子裏面來了嗎，或是錯跑到一隊無業遊民中間來了嗎？我不是和我們的家人同坐在一塊嗎，或是和一堆正在

想圈套來把我趕出什麼勾當的流氓同坐着呢？

年少的主人還報道：

“不要叫我們流氓，馬販子，和無業遊民，您——您祇不過是個僱工罷了！雖說是您酒都沒有上過嘴唇，看起來您倒好像喝醉了似的。”

葉萊又對着每個面孔看了一下，他方纔把杯子握起來，把酒傾回壺裏去；他傾倒了好久，因為他的手從來沒有這樣抖顫過。

於是他就站起來，光着頭，把帽子握在雙手中。當他站立在桌後時，他是又長又瘦又彎的，他的頭幾幾乎碰着那燻黑了的屋頂板了。他站立在那裏，他那副自餒的，枯乾的面孔，却爲了出殯纔新刮過，他那雙濃重的眉下有一對清澈而活潑的眼睛。

“送葬以後，您們竟會討厭我喝一點兒酒，”他說，“主人呀，那是您的不對嘞！您們其餘的人們也未見得好。不管牠怎樣，上帝會保佑您們大家的，并且要賜您們以要喫要喝的一切東西；我却不要討厭您們什麼。麵包是給青年人的，石頭是給老年人的；魚是給強壯的人的，蛇是給有病痛的人的；雞蛋是給能幹

的人的，蠅蟲是給厭棄的人的。僕人是不可敗壞他主人所掙出來的家業的。”

脾氣怪躁的，年少的錫泰發起怒火來了。“噲，葉萊，我們不需要您對我們講經說法。您如果不願意喝酒的話，您就滾蛋罷。”

“葉萊，您倒會對起嘴來了。”錫泰的老婆說道。

“在這屋子裏僱工却坐在爐旁，向他主人的背上擦靴子，簡直有點糟糕了。”姨妹這樣地說。

“如果主人推着馬車，僱工却拉着韁繩，在情理上簡直也有點糟糕。”姨夫又插嘴說。

“讓我告訴您們罷，一塊田給主人耕，僱工却在樹陰下蕩了玩，簡直是像在受罪一樣。”坐在錫泰身邊最近的一個人又說。

他們把牢騷發完了以後，葉萊點了一點頭，纔說：

“您們都講得在道理，講話裏面沒有一點不公平。所以求上帝賜福給您們的飲食，再求他老人家賜我一顆謐靜的良心和一生無罪的過活。”

講完了這套話以後，葉萊——這個僱工——就

戴上帽子，離了酒家。

II

他還白到倉庫裏去了，躺在稿薦上面。

他走過田野，跟着那沿溪的曲徑走去。牠那低淺的水已把自己浸沒在細白的沙中了。那正是五月的時候，天氣是悶熱的，山那邊還有風雨底期望；任何的景物——田野，草場，叢林都是在一種謐靜之中——好像地球有了罪惡底預感，已經屏息起來了似的。

正當葉萊遠遠地細瞧着綠漆窗格底農舍和山坡脚下的倉庫與露棚的時候，一股沉重的動感捏着他的心頭。那邊的田間裏的沒有一握塵土，不含涵着一點他雙手的勞動，和一滴他額顱上的汗珠。不錯，一個人居住在一個場所，譬如有一年，十年，二十

年，那嗎，您瞧着呀！那屋子已把他的性格底外殼承受過去了，所以到後來牠與他是成爲性相近的了，好像他對付他自己的血與肉似的，而他也祇能夠去愛戀牠。如果到了後來，要聽從或種的殘暴的命令，一個人必定要離開那個場所，他就要爲了牠而涕泣，比爲了他的弟兄，甚至比爲了他的母親而涕泣還要悲切些。

現在照葉萊看起來，似乎那綠漆的窗格不像牠們平時那樣親熱地招呼他了；又似乎，那整個的田莊瞧着他的時候，好像牠是被那孀居底愁怨所籠罩一樣了。

憂鬱就是能結千百倍果實的種子：牠差不多不植根在心頭上，而就開始發芽，向四面滋生，並不留點泥土或地穴，使希望從那裏開花。現在，葉萊簡直就是這樣了：那種傷感已經赤裸裸地接觸了他的心頭，他就失望起來了。

葉萊既沒有走進屋子裏去，也沒有像他平時那樣停步下來去視察田野。他逕自到倉庫裏去了，躺在稿薦上面。在那裏就有一種思索起來了，像這樣同

一的思索是從來沒有進過他的頭腦的。

他想到：“我來到此地已經四十年了。那時候這屋子祇不過是一所小小的茅屋，主人與僱工兩方面都覺得羞愧。可是汗水像河流般地淩落，一直到我們建築一所家宅；對於婦女們那是一種快樂，對於男子漢那是一種榮耀。誰把它建築起來的呢？其他的人都因疲勞而死了，祇留着我——我纔是最後的主人翁。從這家宅一望出去就是一片肥田與草原。誰老是在耕種地土的呢？誰又老是在把田地一畝一畝地添加起來的呢？此刻他們大家都死去了，祇有我還留着一——我纔是最後的耕田人，最後的收成人罷。可是，看呀！做了四十年底苦生活以後，我把屋子搭起來，又把我的汗水灌肥了田地和草場以後，却來了另外一個人——從何處來的，我倒不懂——對我說道：‘您並不是此地的最重要的人呀！’還有，他竟敢把我趕到倉庫裏去，自己却去坐在爐旁的一角，抽他的煙斗……”

葉萊如此地思索着；過了一會兒他就站了起來，把他黑色的上衣上的稿薦屑拂去，再走到屋子裏去。